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潘有為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虞爽綬

元文類卷六十五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元明善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恒陽王其烈烈者歟蘊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修峻潔所處而經權

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王之佐巖巖焉為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虖偉哉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人考諱博囉哈雅從回鶻國主歸聖朝官至真定順德諸路宣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孝懿妣舒穆嚕氏追封魏國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曰希閔正奉大夫蘄黄等路宣慰使次即王王生司徒拜

康訪使之命顧曰兒適承慶宜以官氏遂廉姓王自蚤歲已見偉度魏國延明師教之以經輒掇其要言試諸行事年十九宿衛世祖王邸一日問王所懷何書對曰孟子又問大指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恩充四海上善之嘗呼王廉孟子從征雲南帥還留為京兆宣撫使關中時為世祖分地西措隴蜀雜以羌戎號為獷俗摧强破姦纖弱起植利賴所及無顧忌焉薦大儒許公衡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叅綜府事扁所居堂曰止善

公退即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義評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時戍車日駕邉需繹騷惟以養民為本餉餽亦給有一大駔貸毋錢子人徵子數倍王曰歲月雖久子止牟毋後遂著為令詔儒而隷者聽贖京兆諸豪不肯奉詔王悉良之或粗識字義者即予錢使著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從世祖伐宋下鄂城命王入籍府庫出率百餘儒生伏謁軍門上指庭實曰恣汝所取王但取一墨因請軍士所俘儒生以官錢贖之

朕五百人隸憲宗崩於合州世祖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太祖諸孫先帝母弟旗指六詔羣蠻耆定師今入宋鄂城即下天道人心所嚮可識且收攬英賢政為今日神器所屬非殿下而誰王奏曰聞劉太平和囉海復至陜西琿塔哈騎兵四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蜀太平挾才而𦏁素附額哷布格憚主威明糾惑羣情據險致死殆將不利即命趙良弼假事往覘以報初憲宗南征以季弟額哷布格留守至是發河朔民為兵將

與上爭王旋奏罷所發宗王塔齊爾東諸侯之長也上欲好之難其所使王請行既嚮語及渡江王大稱慕上之威德勞烈乃曰大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敢不協宗王悅從還奏所語上驚曰顧乃大事何爾輕脫對曰臣書謂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悉如王筴難猶未作也歲庚申春上至開平諸王宗戚咸會塔齊爾率先勸進王奏曰額呼布格抉居守之權鬼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違從順逆立判若早承大統

詔告天下彼或顧望我有辭矣機會之乘不容髮間上
良久曰吾意决矣翼日登大寶位建元中統王奏封高
麗世子倎為高麗國王還之其國奏遣郝經使宋詔宋
主息兵講好上麗闕右難作命王宣撫陝西四川道劉
太平和𠶜海閒王當來急傳先入京兆王遲一日至宣
即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琿塔哈殺所遣使馳詔
成都帥密喇卜和卓青居帥濟達巴哈約劉太平和𠶜海
內應王得急報夜集僚屬議王曰今日之事吾請任之

脱問專擅罪不若及乃遣萬户劉哈瑪爾等掩捕太平等其黨皆裹甲待約捕至闘而就縛罵太平後事遣萬户劉哈瑪爾誅密喇卜和卓總帥汪惟正誅齊達巴哈佩同僉總帥汪惟良金虎符銀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朝命王曰身承密旨君第了國事已馳奏矣予其軍銀萬五千兩别發諸軍四千命巴崇將之戒巴崇曰君所將烏合未經撫循六盤精兵慎勿輕闘嗚爾金鼓大將聲勢使之不東吾事濟矣兩軍既行濬隍完城儲林聚糧為城

守計赦至近郊王曰賊黨在獄是何可宥尸諸康衢然
後出迓王乃上奏曰停赦殺賊擅發諸軍專將惟良臣
罪當死謹籍家貲以俟嚴命上曰書生貴權政謂此也
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失機宜
佩卿金虎符節制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惟良巴崇
遣其子執二人來獻曰方受六盤重賞及械繫其黨五
十人乾州請誅之王曰琿塔哈西而不東吾知其無能
為也悉殺此曹徒攜衆心因其怖死釋罪籍力乃送二

入于京師餘皆縱去面誨巴崇之子使曉其父果得此軍之用巴崇振旅躡珥塔哈軍後阿拉克岱爾謂額呼布格曰和林師來與珥塔哈合于甘州朝議欲棄兩川退保興元王上奏曰四川方寧糧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後悔為晚乃不棄兩川進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覽兵既合遂東王師前驅不利既而汪師巴崇軍會諸侯兵力戰獲阿拉克岱爾珥塔哈首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退屯便地王上奏上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

甲第一區王時年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請禁我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諸販易生口者罪之由是降者如歸獲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辭有老親王使持書與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俾知天命玠得書斂守疆敢不敢妄動鞏昌帥上鎮戎州叛者四百人王但誅其首惡五人餘悉原釋詔還朝入中書叅政商挺馳奏略曰秦蜀重鎮非廉相不可詔歸王東川帥欽察誣閬州降將楊大淵反王手書與大淵開誠撫慰大淵感泣軍

府乃安瀘州降將劉整因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
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道整入覲手書宰
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王移書管安撫
程都統張敘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令所司供億優厚無
他慮也聽程都統子鵬飛歸省於是恩及宋人矣詔括
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已極
歲賦不充不堪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
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

子希憲誤蒙獎拔恩過其分且事多專制輒恐開後釁
上曰朕欲大用希憲久矣第以西南事重難於代者朕
自知之卿勿疑懼詔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
振舉綱紀綜覈名實汰黜浮濫抑逐僥倖首議行遷轉
法會魏國薨王力行喪禮水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嘔血
毀瘠幾至滅性既葬藉草枕塊必於終制諸相往起未
至廬所聞其哭聲之哀不忍言而退爲詔奪情至元改
元進榮禄大夫明年行省事山東省併州縣黜陟官吏

承制行事東諸侯聳懼聽命其為民害者登與除之為民利者登與興之凡兩閱月召還俄司徒薨力請終制上不聽強起之墨衰即事自王居憂中書滯事十數上曰其留希憲決之大都未及旬決剖析如流事聞曰相已得人朕復何憂車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顧諸相歎曰廉相方爾振理機要天下頼之我輩既回殆將沮撓遷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敕授罷天下世官諸路歲貢經明行脩長於吏治者各一人中貴人傳

旨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政此其漸也當中覆之覆奏
上扶中貴人阿哈瑪特領左右部俄其黨自相攻擊詔中
書鞫實王窮詰其罪奏杖阿哈瑪特罷其所領上諭王曰
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
已慼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慼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
等未能以皐契之道賛輔治化以致雍熈慙對天顔今
日小康未足多也工因論及魏徵王對曰忠臣良臣何
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爾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

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諂王罷丞相政事待鞫王奏曰知天澤深者無踰陛下粤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固使丞茲相位小人雖實有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於疑矣臣等承乏政府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上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有訟西川帥竒徹罪者上勑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覆奏上怒

曰尚爾遲回對曰奇徹大帥以一人之言被誅西川必駭逮之至此與訟者庭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上曰其遺能者按問既而無一實奇徹得免王奏議上前讜論直陳無少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為天子臣乃爾木強邪王對曰王府事輕為天子論天下事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奏立御史臺諸道設提刑按察司阿哈瑪特復總財利中沮其事有曰衆務責成總府金穀任之運司按察撓亂何由集事王曰立

臺察遵古制内察姦宄外糾貪汚肅清朝綱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官如君所言必使羣邪舞法賄賂公行事乃集邪其語遂塞雅智密鼎者嘗用事先朝以告者被執會詔釋大都囚上還告者復訴上怒召留相詰之王取堂案視無所署補之入對顧堂吏曰朕天威不測豈可幸無已署而免王前對以奉詔上曰詔併釋雅智密鼎邪王曰不釋雅智密鼎亦未嘗有詔上愈怒曰於汝書此當何罪王曰陛下以此為罪第當罷相遂罷

至元七年也王杜門養德談經講道課試諸子烝食頃不忘朝廷一事便民則喜見顏間一令害人則慼不能寐上嘗問希憲家居何為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為阿哈瑪特讒曰日與妻帑燕樂爾上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說右丞相安圖奏王行省河西上曰河西諸王列地希憲執法於朕意無所曲從豈聽宗王語者疾作上遣御醫三人診視或言須沙糖作飲良時最艱得王弟求諸阿哈瑪特與之

二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上聞特賜三斤先以嗣國王迪延格爾行省鎮遼霤東人有言王疾稍愈上命王往肩輿入辭朝廷大議朕將與之論決賜坐上曰昔在先朝卿先事知幾每慰朕以帝道及鄂渚班師婁述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當爲顧自退託爾遼霤戶不數萬政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睽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微燭著塔齊爾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當識此意

王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逮繫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旦日持牒告王即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榻上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為之言稍寬待對一夕拔營遁去塔齊爾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如曰大臣無為諸王起也使者還語其王曰朝廷大臣彼無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朝廷發寶鈔

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衒其以馬依元直予他郡他郡馬不入數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總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燕公主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壻怒起立隨之曰駙馬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貲我已馳奏矣國壻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數償民幸公止

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召
王入朝會右丞阿爾哈雅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請曰
荆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為要地非朝
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綏新附來遠人上夜召王
賜坐曰荆南入我版籍彼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
化效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也南土濕
下於卿疾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不辭賜卿以其入食
留者馬五十匹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

仰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版授奏入制出王暑行至鎮戢諸軍毋擅離部闔城門勿譏往來弛燈火之禁通商販之塗館傳曹潔邸舍相望弭䖏止虐掩骼埋胔鬻孥者罪之殺俘者坐之文武効力小大協心材者官之不間新故王一以清簡自居安輯為務號令施惠如旱而雨豁巖毳倪人與王對瀉滀水于江得田數百萬畝聽民耕佃三年半征取沙市失收米二十萬斛足二歲用俄公安

饑發之以振王曰民粗安以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學
且日親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
子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王既不納諸人贄金見者輒
獻所俘男女王即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稱廉民
云王或疾士民羣走僧寺道館為王祈福語及必頌手
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政化大行聲及四遠四播
田楊二氏負固不下遣使納欵重慶趙定應堅守恥降
遣使納欵王語二使曰歸語爾主速歸所隷以全民命

我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外之堅城勁土其仁政為何如也賜西域善藥高昌蒲桃酒寶慶武岡益陽安化善化寧鄉諸城籍編民帍圍納款王移文其省使安全之鎮遠谿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來至曰願奏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父母妻子乎驅廹而來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回闋㡬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樞密臣發之上前其語

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
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彼澤矣上歎曰希憲不嗜殺
人故能至此王疾自劇僉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
濕熱奈希憲沈痾何上即召還荆南人聞王當去皆號
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喻再四乃拜哭而別大
者繪像建祠小者書版瞻禮王橐橐蕭然琴書自隨朝
于上都詔館於華嚴寺酒人饍夫日勅供餽王語太常
田忠良曰上都聖上龍飛國家根本近日火延龍岡居

民常事無令雜學小生妄談風水感動上意未幾宰相果與南士數輩廷辯遷都田奏王言上曰希憲大病念亦及此邪南士之議遂寢詔徵名醫王仲明于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止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曰聞卿比得良醫日侯痊復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沈疾苟能戒謹誠如聖諭稍爾肆情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上曰卿從

幾人對曰惟一弟扶贊上笑曰儒習不少變耶命近侍舉御前白金賜王為兩五千勑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白也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治所必煩親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効力生平深願皇太子方聽天下政遣人賜蒲桃酒諭王曰上命公領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為公德阿哈瑪特不利而止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宅乞

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所靳我蚤事聖主備位宰相未甞曲丐恩幸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邪請者愧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一皇太子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姦專柄羣邪蠹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上甞語王曰受戒國師因叅内典

開益神智對曰臣幸蒙聖訓久受孔子戒矣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上頷之嘗戒子恪恂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不足逆計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為賢相者天下苟無牽掣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皐夔伊傅周召便謂無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臣節乃為不肖子孫所墜汝輩當深以為警疾革曰吾疾不起矣兒惟多讀書以承父志夜大星墜于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

王薨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越其日葬于宛平之西原訃聞天子痛悼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之知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死矣吾復何望上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夫人偉吾氏先朝貴臣孟蘇速女也生一男曰孚正議大夫僉遼陽行省事三女適監吉州路淑丹適監嘉興路撒里蠻適同知雜造總管府事蠻資夫人完顏氏知中山府事海撒女也寬明貞亮慈惠厚和與王德齊清規雅範

有內助焉生五男曰恪通議大夫台州路總管恂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恍同知沔陽府事恒資德大夫御史中丞惇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三女適叅知政事劉緯適安撫使李恭適管軍萬戶何德溫成宗皇帝制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兩夫人追封魏國夫人仁宗皇帝制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恒陽王仍謚文正兩夫人加封恒陽王夫人皇上既

御宸極壹新庶政由御史中丞相恂平章敬遵家範克
奏父勳天子嘉之詔中書曰其命翰林學士明善製恂
父恒陽王碑文臣奉詔莊讀王之家傳次第而論曰丞
相淮安忠武王曰康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
可謂名言然勳隆帝室澤被生民用舍合道安危一節
大人之事備矣臣再拜稽首銘墓神道其辭曰天祐大君
嶽降大臣君臣協慶弘濟斯民烈烈世祖如日亭午
照臨萬國睥光阜土惟恒陽王帝命肅將如雲龍從膏

澤滂滂左右聖皇大開明堂四朝寧侯奏功効良手援
羣溺措之安康手援衆焚濯濯清涼饑食之食寒衣之
衣汝無怖啼吾毋而依汝或受傷吾爾藥治民曰相公
卒相天子毋去廟朝我民是倚遼霤安化齊魯嗟痌天
有偏恩我不久公帝軫荆南撫養其堪恩浹威行坐嘯
府覃秦蜀士女跂踵引領公昔父我孰我之梗我父不
來疾也孰省指德無矜考功無成巍乎元宰退然諸生
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范得我心我非范學堯舜吾君夔

契在我時無留閡何之不可格君以道持身以義蹈中絕利行與天契其生也順其死也安厥施未殫畢世永歎尚在肖息鏡玟躋攀發其所藴肆其所難功名成紀奕葉襲祉帝懋萬年奮有廉氏上爵尊官疇其前勳孰知帝德配天無極奉詔剫詩千祀昭垂慕者儀之肆其齊而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　　元明善

公姓高氏諱興汝南人其先蓟人遠祖青從蒙城又從

隨之洪山父祖農隱公慷慨多大節不肯低心鉏耜氣長出人上蚤歲已稱偉丈夫至元十二年從丞相淮安忠武王伐宋渡江破瑞昌之烏石堡破張家砦破王家砦陷南陵丞相以公功聞世祖皇帝詔公專將家將張濡殺我行人嚴忠濟等于獨松關丞相使公報濡再戰斬呉杜李三總管及甲首萬級擒祝亮等四十二人破溧陽録前最授懷遠大將軍管軍總管佩金牌戰銀墅斬將三甲首級二千陷建平獲知縣事黄公濯破獨松

關斬谷總制戰張濡武康禽濡復命十三年我師入宋遣公征南下建德降郡守方回下婺州降郡通守劉甲衢人畔七戰至破溪公孤軍戰敵七萬凡三月退屯建德宣撫使梭都益師進戰蘭溪斬級三千首擒吳總制唐知縣復婺州追擒郡守章焴等十九人戰衢城下斬首五百戰赤山斬吳監軍其軍潰戰陳家山圍二日斬甲首七千級戰江山斬三千首擒五百人僇於衢門獻大將魏福興七人於行省追趙秀王十日夜及於福安

趙秀王陳三萬人水南我師奪橋奮擊斬觀察使李世
達等三千級擒趙秀王與擇小王二裨將二獲印五馬
五百下興化宋叅政陳文龍降降制置使印德傅等百
四十八人軍三千水手七千餘人得海船七十八艘十
四年旋師鎮婺遷鎮國上將軍管軍萬戶佩金虎符俄
加衢婺州招討使閩人叛行省檄公討之公請以蒙固
岱為都帥東陽賊張九强和尚殺我宣慰使陳祐公進
斬賊首千擒張九和尚蒙固岱至是揚州平福建漳三

州破敏陽等賊砦十戰賊福成砦屠萬人公留鎮閩宋故將黃華以四萬人畔公降之宋故將高日新從閩畔邵武公討降之十五年兼右副都元帥名公入朝從諸校三百餘人詔高元帥及其從列布伯上布伯亦大將也侍宴大明殿公奏曰臣部五百人露元祖臂奮刃死敵勞烈如右乞陛下官之詔曰卿自定其秩頒宣勑金虎符金銀牌鞍馬衣服弓矢各有差公還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鞍轡討降海賊顧招討處州

賊富大王反公戰三十擒富大王等破斬賊無算又平王南尉賊漳州賊起别將討二年不下詔公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元帥賊據高安砦公身攻砦西北中弩矢五破砦斬渠賊黄總管得首二萬平凡七日賊陳弔眼聚衆十萬據五千餘砦公進破十五砦陳弔眼阻險公步與賊角一日賊不支弔眼手殺妻子潛遁獲馬五百明日弔眼塞千壁嶺拒我公誘弔眼釋兵而語弔眼下至山半公上與語遽接其手掣下弔眼及擒賊二十四

人俱戮以徇餘黨悉平十九年有詔入朝賜銀五百兩寶鈔二千五百貫西錦服鞍轡弓矢休所將軍一年廿年改宣慰浙西道建寧賊黄華反有衆十萬燒信州南門公統兵戰賊鉛山獲八十人戰賊分水嶺取嘉禾賊攻建寧急公卷甲趍之會福建之師與賊戰獲賊渠蘗都統梁都統等黄華走江山洞公追之赤巖黄華嚴陣鏖半日華敗走走又火死擒華二弟及其妻子廿一年改宣慰淮東道廿二年召北闕勑副雪滴斤征緬公辭

曰臣不敢受死母老子幼無他兼侍願盡母年惟陛下所使上允其誠廿三年遷階奉國江淮行省叅知政事平發州賊施再十改宣慰浙東道朝廿四年改行中書省為尚書行省復叅政丁太夫人憂廬于汝寧墓側行省請討浙東賊林洪平之又討獲賊郴分司廿七年處州賊詹老鷂三萬溫州賊林雄四萬偽立樞密都督府改年刻印公潛由青田險至葉山追及賊賊陳而待戰擒詹老鷂林雄等二百餘賊斬獲不會徽州賊起討四

月不下公進師何秧砦擒汪大王等七十餘人斬之軍至淳安召父老諭之曰吾麾吾旗賊良一碎爾民能擒送賊者賞爾如良民驩去縛七百賊來會賊財物與縣代民令年夏税廿八年罷福建省進階驃騎參政行福建道宣慰使拯荒殘理寃滯安反側撫良愿閩人大和鉤考省庫隱官錢五十萬貫倉盜糧數萬石諭降漳州賊歐狗詔公入朝還金吾左丞行江西省二十九年奏復立福建行省改資德大夫福建右丞奏罷福建鹽運

司海船萬戸府鐵冶提舉司爪哇黙我行人孟琪詒以公及史弼爲平章帥師討其罪置福建平海行中書省隷左右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戸府四發兵七千賜公玉帶西錦服甲冑弓矢鞍轡大都良田千畝進階榮祿諭公曹彬不殺降事以三十年正月一日浮海二月十三日抵爪哇界史弼將水軍公將歩軍期集八節澗王土罕畢闍耶舉國將遣其相來言葛郎王合只葛當帥數萬衆奪我要地公救之進軍二道殺數百人賊潰及

西來賊戰戰至暮賊敗公虜爪哇葛郎合遂伐其誅合只葛當陳兵十萬公督戰自旦至午賊退史弼軍繼至擁賊入水死數萬斬首五千合只葛當乃始降遣使招旁小國公帥千人深入盧葛郎王次子燒其宫比還史弼已縱土罕畢闍耶歸國遂畔去誅合只葛當及其子載二國諸寶及旁四小國臣師還十一月一日獻俘紫檀殿賜公黄金五十兩罪縱土罕畢闍耶者是役微公師幾不反成宗登極改福建行省平章賜玉帶虎㧞都

魯夏言冠軍也大德三年以誣告者入對事白誅誣告者改江浙平章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皆兼平章改河南行省平章武宗登極名赴闕廷賜成宗御服遷銀青榮禄大夫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在至大元年至是兵廿四制賜世祖御服夫人金紋幣令上賜銀及袍村皇慶二年九月廿日薨于大梁之路寢訃聞詔若曰捍忠竭力國之寶臣也其令汴省臣加禮以塟其月日塟神符之史湖里春秋六十有九延祐三年三月制

贈推忠效順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梁國公謚武定夫人某氏子某某官集賢大學士李
某奉勅命臣明善為公撰次墓神道碑文臣惟高梁公
始提孤軍為國出死力百戰以成功名何其壯哉由一
校拜官至丞相贈太師封大國錫上謚國家之於功臣
亦云厚矣建戲桴鼓萬人土靡而官極品壽七十子男
數人斯又何耶蓋世祖方夷大患致天下於泰定非假
手雄傑奚有今日之隆而公也有功王室固大有德在

民潸施於不識不知之地者亦多矣雖然公之建立烈烈若此繼之而起益震益顯者端在諸公子也臣謹獻文曰天命聖元帝臨天下太祖辟國剗金滅夏世祖一統乃屋宋社維此宋孽元戎是禡帝曰丞相汝師渡江凡爾征夫毋戕我降糾糾梁公孰敢嬰鋒按劒愕睨萬夫失雄如虎如龍騰奮雷風無強不破無堅不攻既虜元王丞相還朝羣盜驩跳執戈忽焉首鼠林莽乗暗發𩪿朝斬千聱暮集萬吸晝栖巖巢夜出民騷几二十年

有伐斯𡡉陋彼海邦汗漫天地奉辭伐罪飄進王師兩
主就執孰縱其一既縱乃畔投兵穴竄載厥妃兒珍怪陸
離歸獻赤墀帝曰噫嘻追厥罪魁汝賞彼笞梁公承聖
百戰百勝勲在宗祊著于國令既蕃既宣樞機是權端
揆之垣致理平平爵以功遷人由正賢多壽而安多子
而官歸寬路寢而德不寫天實相之相夫人者史湖有
石勒此詩雅維範維垂流輝朝野武子之承文孫之繩
奕世重昇何可紀鄰

藁城令董府君神道碑

元明善

藁城董氏自太傅壽國忠烈公顯忠烈奮田間有佐命勳復與金人戰死冡子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忠獻公輔世祖皇帝平六詔闢江漢竟滅宋一四海為國元臣然忠烈死事時九子皆少忠獻年十六事母李壽國夫人夫人持家既有法忠獻復善教育諸弟俄上命忠獻令鄉縣縣大治號為神君數年去從世祖軍久之上復以君嗣令實佩黃金符盡蹈前蹟益勵清敏乃求政

要賢良者使在官悉逐諸剟削民者振德孤弱勸率耕
蠶而均賦役時禁網尚漏官者未禄苞苴一絶豪不得
曲法於貸訟罔不平民自以不訟乃脩孔子廟廣黌舍
招名儒躬行舍菜禮執經問道以先諸生醫究經脉吏
明法律亦命相師凡五年民土著盜賊屏息物阜家給
俗厚而人能里巷肅然至相戒曰毋過過必令知迨今
亳城人或譙為縣者輒曰汝吾董君耶君諱文正字彦
正忠烈第四子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法律初忠獻

及李弟大司徒忠貞公去事世祖次兄少保忠穆公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家食者餘百口待爾而衣指苗以飯君倡勤昭儉始卒不替內則養生祀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又好施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棘不使之知恩所來微至僮病必手子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沈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烜赫已獨恬然不見諸辭色至元十三

年歲在丙子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七月十有六日葬于九門之北原君娶楊氏槀城丞沂之季女賢而克配相君子以成又二年之六月七日辛多君壽一年合葬子男士表從忠獻下江南有戰多其最者宋將張世傑陳大軍焦山下致死於我忠獻為元帥將戰分而請先忠獻閔其無兄弟不許固請乃許父子果大捷策勲累遷鄧州新軍萬戶改淮東屯田軍萬戶佩金虎符階至定遠大將軍女適同知真州路總管府

事蕭允功孫男守義嗣屯田萬戸曾孫男鈎釗昔者君之哀聞于忠獻忠獻方留鎭宋都哭之慟左右曰公慟傷柰國事何忠獻收淚曰身及諸弟子出理皇家委百口是弟弟勞苦三二十年吾無内顧今而後永負之矣復大哭夫一門四世世若相若將先輔累朝清忠純孝貽耀天下世之談者必首董氏趙人張世昌先生之狀曰君範家類柳公綽馭吏類包希仁潔已類吳處默若君者國家得而大用之末必不與兄弟並輝齊烈此墓碑

之待表與信辭也雖然蘊德深者其發必大以遠子將
孫將克弘世業而孫也器宏而才良葢大者哉明菩於
董氏為門生宜為表君之辭辭曰抑抑董君僫僫令人
巍巍閈閎赫赫父昦佩黄金符來吏鄉縣民亦有謡來
適我願匪鑑而明匪氷而清民斯懐之播逺頌聲於戲
君子胡器之盈而敦而璉清廟是承大廈棟楹杞梓乃
勝列戟差差朱戸輝星高牙虎節鑾和至止惟昦弟之
榮惟章服之華何必在身而起歆嗟嘅彼厚壤九門北

原下有九泉孰孰急斯賢慨彼昊天羽者翬聮瑞若皇鸞
孰蘄高騫人貴乎德德大人大人而弗違德也奚害銘
以揭隱昭示來代尚萬斯年無泐攸載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元明善

宋死節臣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姓文氏嗣子
曰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諱陞字遜志本皇朝嘉議大
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信公之弟諱璧之仲子信公
二子蚤亡初就死時過先太師墓告而使之後皇慶二

年青龍癸丑春代天子祀淮濟二瀆中南二嶽及南海六月二十有五日至贛以疾卒得春秋四十有六卒不一月有以聞至京師者其友玄德真人吳全節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哭之曰審耶傳者妄耶曰或審矣君雅病熱不貫於馳而驛道萬里六月歷嶺海間審矣雖然君生也無慊而死也又無憾惟書之于墓石者我與子知之子當秉筆又再月孤富果走人奉狀託玄德問銘于明善烏乎審矣忍銘予亡友耶是良友可不與銘耶

狀曰文氏自成都遷廬陵七世祖炳然居郡之永和六世祖正中居富川五世祖利民高祖安世曾祖時用祖儀用子信公貴贈太師祖妣曾氏齊魏國太夫人昔信公因中興君書曰吾死吾節矣汝能世吾詩書真足後者公喪歸君廬墓側毀瘠幾不起信公家被失夫人歐陽氏後有傳其猶在北方者君泣誓曰父骨既復于土母生而不得養我則非子跡交海内猶將求之況有徵敢憚遠行行不毋得吾必不歸凡五年得之平章康里

文貞公道德威望一代士得接納者為榮甚延君至府公卿大夫滿席公曰宋養士三百餘年死國之昭昭者文丞相一人斯其子也坐于客右謂君曰予賢乃公良願見子吾請見子于朝君對曰得母歸養恩寛天地是非志也衆咸曰臣者有其父之忠子者有其子之孝美哉乎文氏既歸二年歐陽夫人卒卿之合禮令上之初徵求儒士不限官級近臣以君聞勅江西省臣禮遣乘傳入朝見光天官執石本九經奏書一通其略曰臣陞

徒以先父之故辱降特命名臣臣愚無一足用不敢違
謹待罪闕下然臣聞帝王之道布在方册方册之要無
先九經臣輒獻九經伏望陛下采其所載資輔聖祖神
宗之法嘉惠天下萬世上說受其所獻藏之秘書命中
書頒制于令官明年從幸上都詔若曰尚書帝者寳範
臣執粲然譯為國語朕便於觀覽兼使國人習讀令以
命汝集賢學士其次明善及君是年集賢院臣奏建京
師孔子廟碑增國子員免天下儒士徭役君實賛之君

取徐氏故宋兵部侍郎卿孫之女子男三人長即富也次曰實曰究女六人長適胡孝友次適徐鎰餘在室富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原禮也銘曰肅穆爾門道諧聖君何二三年忽焉以泯天耶果人天孰疏親暫而其顧莊而謙謙孰本以廉不來忌嫌翼翼子服如不我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常臣允由帝則彼不違人小中闕暇嘗試大觀萬物皆斃存者奚哀遊者奚憾欝乎藪澤萃乎巒峰違諸不利惟古之叢藏君其中福及

爾宗我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顯詩

元文類卷六十五

元文類卷六十六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朔平臨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實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公也公諱鍔字彥中始亂

從府君出禮賔客容巳落落善占對長益涵揉於學要
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公二十二年矣安西王
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納人士公布衣入謁王語合意
竟留給事邸中久之上其能即試公武備寺壽武庫使
十五年遂出知威州二十年稍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
治皆有聲稱二十五年進階州尹未赴遭內艱於是御
史廉得公威州鞏昌數事薦諸朝二十七年乃以福建
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公明年制改肅政廉訪司即

用公為副使間歲自免去北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留居焉大德四年八月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副褚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年其子治濟濬浩廼克自力奉公喪還北大都宛平縣西山戞莊之原藏焉窆以四月辛酉其域距祖塋五里公性開疏與人交底裏傾盡為政多本教化而持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傍初不顧已而計曰我幸見之不得他人持去矣

即俯拾侯有閲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公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吏展轉賕賂更數歲莫能决公召諭之曰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途人耳公曰奬同氣以資途人如何不知之甚即大感悟相抱持以哭遂為兄弟如初時屬縣吏李子秀慢令當笞公即命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甘箠楚間不知有功業可指取耶吾與若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寘於罰後公出安西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公

遽下馬拜曰我當笞吏也公向脫我罪又最我仕今效節兵伍為千夫長徵公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草木枯盡僚吏請禱公曰得無以寃獄致是乎取其事按問得實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為利獻上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而地實無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公急劾聞有旨罷其役建寧劉氏居麻沙村疃中讎誣其有反狀州若縣將織邏成獄公慮囚及之喑曰有是乎有是乎即抵以法公仕雖蚤當官之日

不多於閒放之時故其施為注措槩逸不傳今掇其士大夫口道以熟者一二志焉雖然猶為試用者小耳令充周而極究之則古循吏不足多也公曾祖忠源仕金為定遠大將軍蘭州司法祖福明威將軍父昌平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以弟鋭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昌平縣男母王氏追封昌平縣君鋭後至中順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其元兄鐸亦朝列大夫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副使

公先夫人郝氏贈榮禄大夫大司徒薊國公謚孝懿諱德義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二女後夫人鈕赫氏先一年卒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郎太常太祝濬承務郎太廟令浩蔚州儒學正壻曰程博組錦局使吳燾中書省掾盧亘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姚庸奉訓大夫戸部員外郎其一未行孫男五人曰敬昌慶昌順昌延昌隆昌昔公愛錢唐比過之輒留旬月往往援琴以寫山水之清音故

與余同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年距公塟八年矣而其子治丏余文其隧上之碑不腆之言公實知之矧專記撰尚何容辭銘曰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疏疏搆之渠渠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消謂德既儀不卒於施而又不年不瀰其盈不侈其傾以游於天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之孔延西山之原岡阜厚宗有封斯阡以引以休以質諸幽上考銘鐫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以御史中丞多爾濟為特們德爾所構
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
禄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某月御史
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巴哈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
訪司事巴哈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
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寃憤感恩德於地
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
事於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

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多爾濟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知臣敢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宫以特們德爾為丞相踰月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乍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為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殘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於是蕭拜珠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多爾濟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

其罪為巳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大奴脅留守出之及强以它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罪丞相語詘得解去而中丞巳廉得特們德爾所受張弼賕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額琳沁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特們德爾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為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

惡數人特們德爾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輿聖左右以中旨名中丞至宫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還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特們德爾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宫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仁宗皇帝棄羣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宫特們德爾復為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

拜珠多爾濟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實勒們御史大夫圖
塔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
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
同時為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吐之曰汝等嘗得備風
憲顧為是犬彘事耶坐者既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遽
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外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
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
為之罪名焉其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為之驁

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滋不悦未及有所論治而特們德爾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叅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不以罪豈直一孝婦乎是時特們德爾諸子列在禁近威燄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珠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韙之特們德爾之子相繼以贓收遂籍其家然

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為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粤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鋭法度脩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為者未能與並倫而一特們德爾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殁而忠臣直士為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忮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内術智為用於外幾莫如

之何者其計亦畧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正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多爾濟者臣敢不敘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多爾濟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實喇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忠定父實喇唐古岱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齠齔知自植立語言儀觀

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懐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與右丞相達爾罕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機察禁衛容致警戒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内難仁宗居東宫論功以公為大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

循循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名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然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才孟以公為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廿五又鑄銅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為廢置銀鈔

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

所貸而譖言與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江東西奉使斡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糞不問公劾而杖之斡來愧死御史納琳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琳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為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才恒不免捶楚以

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
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為陛下言者不得請數
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
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琳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
朝政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因之司冦將殺之公
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
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

士榮祿大夫以奬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況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為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巴哈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髪毀容以自

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
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奬善如不及嫉惡
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才能故一時風紀號為得士論政
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
古大臣之風焉其墓在宛平縣某鄉某原凡公之行尚
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
銘詩曰河原西陲厥風勁强豪傑時興為國駿良駿良
伊何忠亮正直柔不為隨剛不為絀昔在仁宗治功安

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為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闖其幾不驩以呻投巇膠箝竊秉大均天子曰嘻誠有虓猘彼為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懋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柙不防兕稽我天討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暮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為凶殘遑卹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天子別於姦忠敷言萬方大道為

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禄施孫子春秋之義
誅意慎微忩爾來者尚微臣詩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　集

世祖皇帝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熈洽
太平將百年于兹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詠歌德
業賛襄訏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
或先也於戲大夫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壮至老
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

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刑政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左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為禮樂之興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册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引成才奬厲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其論治則

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成為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纘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閣以尊德而典學而故老漸已澌盡閣學士呼圖嚕圖爾默色在翰林與公同為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為上言之上以為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為威州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隂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為儒生湥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

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謚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懿贈光禄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子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議大夫監察御史

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陜西八年陞中大夫為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為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嵗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

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始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於位是年八十有二娶冀氏先卒繼廖氏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為後女二人適太史院管勾霍復禮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洺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至順三年贈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貞國家建元之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

分畨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皇帝以來實録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彧承眷遇有材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葢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公退然沈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

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華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誅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為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

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顔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為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賜宴其家朝臣咸集日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哀廢禮葢天禀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卒事無惰容不以寒暑

久違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
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
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
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
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
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
至臣舍與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
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奉明詔敢

作為銘詩而刻之銘曰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白髮蒼顔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朱履入而奉親褕葦滫瀡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瑶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為浮夸朝艷夕壞孰為疆場外肆中藍衆人尤之君子之旣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

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為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為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為河南三路提學公嘗從紫陽楊煥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久之際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

判官公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為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哈瑪特秉政聚斂罔上怙懽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誰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哈瑪特擅生殺人莫敢言為國家畜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藉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披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哈瑪特固

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捄解事得寢他日以為
宣德鐵治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為同知即以所閱
課額數萬緡為長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
之盡没入其洛陽官産人莫不寃而哀之然終無一人
敢為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哈瑪死朝廷更
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為書為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
當國耻之間饜王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風
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其所為書藏之不以發今

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為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然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慕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廿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如名清疆吏以任事公雖閒居猶被廹遣治㣲廣德之會當是時公

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切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為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增之亦不為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為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康

胡長儒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中
憲大夫同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左
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
人夭孫男某某惟泰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脩經
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
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
以子貴贈某官夫人封某郡君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
請銘銘曰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

以從子泣血愼德豈曰避仇實癉蟊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決決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宫

元文類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六十七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潘有為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達

謄録監生臣吴貽棟

元文類卷六十七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河東廉訪使程公神道碑

王思廉

元貞丙申正月十五日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程公以官壽薨於太原二月三日歸柩汴梁大德改元冬諸姪狀公行實來請銘按公諱思廉字介甫姓程氏上世

洛陽人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因著籍東勝公處士諱某之曾孫贈少中大夫安定郡伯諱某之孫宣授沿邊監榷規運使解州鹽使諱某之子妣田氏公始知讀書從樞判白公學故文筆論議皆有師法中統建元用太保劉文貞公薦事裕皇於春宮服勤守恪特被眷遇令監印宥省至元七年樞副合丹公以平章政事領河南行省選署都事十二年轉同知淇州事力辭養親繼丁外艱服除授東平路判官入拜監察御史十六

年出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俄遷河西隴右道副使徙河北河南山東東西兩道未幾陜西行省舉公興元路總管明年進陜西漢中道大使二十六年雲南立行御史臺擢拜中丞今上嗣位改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公識見明敏沈毅果斷筮仕之初年尚少言動有節望之儼然同列雖親密者亦不敢以狎褻及之由是見知時宰有都司之辟竭力叅贊事有當行惟恐或後丞相史忠武公每加奬拔幕府有疑忠武公之徇公

者時規取褒樊供億浩穰公視出納綽有餘裕初築新城於江北和糴以足兵食委公領其事倉廩未完米多露積一夕大雨諸相以為憂使人覘公方安卧帳中名而詰之公徐曰敵人在邇常宜鎮静縱有漂濕折損幾何不過軍士一日糧耳若中夜搔動衆心驚惑事變之來殆有不可勝言者矣聞者韙之簡書之暇究心營繕舟車器仗靡不犀利向之見疑者始以忠武為知人公之世父治書公金南渡後嘗為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不

畏强禦及公嗣職慨然有濟美之志彈奸臣阿哈瑪特輩不法至陷囹圄居之泰然其黨巧為機穽卒不能傷出僉提刑司事也平反糾擿不克殫紀其尤者大同楊剌真等犯酒禁有旨誅之公以其罪不至死論列數四其忠君守法如此其赴河北河南也道彰德間兩河凶歉民大艱食而官府徵租甚急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禀不敢專擅公曰若循常例比得請民已疲於句呼矣即移文停催然後申明省臺果獲蠲除僚友有當鞫獄鄰

中而不果其行者公乃請代至則詳究本末盡得其情蒙湔洗者以百數二十年河北復饑民多轉徙於南朝廷遣使與汴梁官屬會憲司官於河上以扼之公與總管張侯國寶決議放渡既而列上亦賜允俞是秋霖雨大河清沁皆泛溢為衛輝懷孟害公親乗舟臨視振貸全活甚衆水浸衛城不没者數版適郡僚各以事出公與屯戍萬户張公集軍民發倉廪偫築隄防以捍其衝晝夜督促暴露城隅閲數旬功始就至今大水不復為

患衛人德之與元命下公欲辭時尚書省丞相僧格擅
權頤指所及竭蹷奉承親舊力勸之公以大夫人年將
九十旁無兼侍輦致弗克不聽章三上得告而後已嗣
有陜西漢中之行亦極力丐免杜門家食慈母孝子懽
然一堂若將終身焉二十六歲丁内艱哀毀過禮見者
傷之雲南去京師踰萬里朝議以為振舉綱維肅清風
憲綏輯遠人非公不可乃起公或疑跋涉勞苦且未終
制公必不拜公乃曰前此三除昧死陳情葢以老母故

也今當宣力絶域以贖前過甫踰小祥即素服就道既莅事即戒敎典兵之官牧民之吏主刑名司廩庫各謹爾職毋致人言自是上下肅然一新舊染雲南舊有孔子廟朔望長吏便衣拜謁而已教官雖設一無從學之士公乃舉春秋釋菜之禮先於所治中慶府集行省臺以下諸官百餘人公服以行禮事屬城化之有遣子弟受業者公之不鄙裔夷推誠敷教又如此河東地瘠民貧仍遭旱暵公奏除歲飼親王馬駞十之九所輸租税

易遠倉爲近倉以便民歷年積弊前政欲去而不得者
下車未久蕩洗一空鄰境之人亦知嚮慕竟用是得疾
公頻居風憲剛稜疾惡恒以古人自期晚年言事尤切
直如早建儲貳以固國本訪求賢俊用賛丕圖車服辨
尊卑之差封疆表忠勤之實養軍力以備邊定律文以
革弊皆急務也使節所臨擾民不急之役必先禁止農
桑庠序檢灾戢盜尤所盡心至忘飢渴寒暑平居不事
生産惡衣菲食無難色與人交愈久而情好愈篤不以

貴賤為輕重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䘏禮意兼盡雖往反數百里亦不憚勞後仍為之經理家事撫視子孫不少衰減其於宗族姻戚又所厚者也恬於進取勇於為義卧病太原未得謝猶力疾視事未得索紙筆作遺書寄弟姪翌日飲啖應酬若平時客退易衣就枕而薨葢剛大不屈之氣克養有素故於死生之際明白如此僚吏士民涕泣相弔如失私親靈輀所經皆盡哀致奠則公之為人槩可見美享年六十有二夫人鄭氏婦道可

稱前公卒令夫人柏德氏臨潢之甲族也明悟莊重持

家有法一子牛童早夭三女長適尹氏二幼在室以其

年月日葵公於某處先塋之次禮也銘曰烈烈程公出

遭盛時儒素世家孝友天資敭歷中外才可吏師霜凛

烏臺風生憲司去惡如草遇民如兒捍患禦菑奚翅巳

私事不避難去必見幾用夏變夷悦禮敦詩惟是頑獷

化而柔懲萬里來歸鬅鬉髮不絲養吾浩然豈其餒而望

公廟堂决疑著龜命也柰何竟止於斯有韞於中未究

設施不龍不蛇賢人嗟咨有巍者碑銘以昭之公有遺恨余無愧辭

故宋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天訖宋命皇元一四海而統之至元廿三年行御史臺侍御史程鉅夫以宋遺士三十人薦於朝於是江東謝枋得在舉中被徵丁内艱辭亡何連詔江浙行省丞相蒙固岱江西行省左丞管如德名皆不起廿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佑復被旨集守令戍將迫鹥上

道迺行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春秋六十有四八月子
定之奉柩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龔原其門
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先生曾祖彦安祖一
鶚考應琇潯州僉判妣桂氏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
直信州弋陽人宋寳祐乙卯薦於鄉丙辰試中禮部高
等比對力詆時宰閹宦奮不顧前後抑置第二甲第一
人初潯州君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以死先生既第董
槐執政竟不堂叅以歸丁巳召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

巳未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
兵援江上出楮楚十萬貫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
撫司罷賈似道當國會軍興出入簿責任事者公毀家以
庚不足坐廢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宋
社日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徵較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
忠良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摘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
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大咈賈㫖臺評竟
上其謗訕鐫兩秩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門自命疊山

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名先生曰似道餌
我也不赴閉門講道聞之者翕如若周岳熊朝余安裕
楊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輩皆知名介然自將足跡不及
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於理者輒曰謝架閣聞乎有
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
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乙亥連以史
館校勘祕書省著作郎召弗辭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
守饒信撫與王師戰輒敗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中

隱於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熈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斬於市先生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儉辛老竭蹷不售終不取合於時其為人益如此及程公之薦報書迺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非其人非皇帝夢卜

求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决於剛憤者少力學六經百氏悉淹貫為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不踐襲陳言宿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此類先生之北也貧苦甚衣結履穿行雪中人有嘗德之者賙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著易書詩三

傳行於世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盧公摯為之序引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勇早卒熈之歸自廣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二信孫仁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於朝為疊山書院又五年予在集賢待制番易周應極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其文章風節葢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尚可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孽竈玉毁折我朝天明廼完其節鷄鳴風雨歳寒柏松伊其板蕩古有藎忠道統既闢人文斯一有美翔鸞載鳴載集昌廸匪庭昌裸匪京萬里氷天介石自貞奚卒不施閟於佳城嗚呼先生

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　　馬祖常

泰定二年四月十四日致仕禮部尚書邢公卒六月朔葬於安陽度置之原越二年致和元年戊辰二月嗣子

温毀瘠纍然喪服持工部侍郎胡彝行狀告其友浚儀
馬祖常曰先考衣衾棺椁飾終之禮庶幾無悔温不孝
惟是墓道之碑無文以昭之敢以是託於子焉按狀公
諱秉仁字仁父姬姓邢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直擾中夏
士族譜諜存者蓋寡故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父諱
植不仕有陰德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
封河間郡侯大母李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父諱德裕有
政事志不得奮發卒小官贈嘉議大夫上輕車 都尉追

封河間郡侯母王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母郭氏封河間郡太夫人弟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信四人皆後夫人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人兩世用是貴得加封光華甚榮公起家辟署河南廉訪司曹屬進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掾滿考授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萊蕪等處鐵冶提舉俄遷承德郎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為太醫院都事選充廣平彰德等鐵冶都提舉官中議大夫外臺各以

名薦尋為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凡十遷以禮部尚書致仕階承務郎至嘉議大夫凡六轉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初提舉濟南諸治賦民不急逋逃復業都事江西行省婉畫直辭贊叶上下議遣官出廪米五十萬石賑貸屬州饑衆難之公請與日有擅發罪秉仁願獨坐萬啇斷斷待餔以活者不可指數也都提舉廣平彰德等諸治差户程公礦火悉給縮賈殖貨以利予農治辨為最總管撫州專使臨門賜騧之官撫境地

稅戶部賦木綿織布民病非所產即令輸直吏不得舞
手取賄公私俱便之小旱禱輒雨歲連大穰俗頗譁訐
未幾民恥健訟移廣平路教學者以雅樂祠事先聖孔
子立鄉校七百各有弟子師課樹桑億萬計絲纊用饒
民有婦妬妾妊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
訟不決迺以子生月逆計毋妻奴之時得實其民遂有
後閭郡號神明盜僞以小鈔貫變作大鈔貫文如錢取
鉛煞註誤七十人止以首坐勸醫講黃帝越人書躬視

惠民樂餌比去官民鮮夭札者賦有寸帛之羡立歸之主為政具有方略要以惠恤元元為本既致仕益礪志讀書强記不怠字書多楷法尤工古隷有子二人長子温由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吏部中書左司二郎中總管大名河間都轉運使丁公艱家居次子簡門廕補承事郎監大名路商税夫人蕭氏于氏祔葬並追封河間郡夫人享年七十有六嗚呼行聞於鄉政聞於世為子而上賁其親為父而垂裕於後可謂完也矣為善人

者可不以邢氏為徵耶是宜銘也銘曰

爾車薄薄爾馬蹻蹻勿驅我隧域時君子宅有繹爾蘇有樵爾芻毋犯我松與英時君子居若廣漢之明弗鉤距以傾若霸之惠弗飾異以詭時予有元之循吏孫子奕奕時昌時赫時善維吉時視予貞刻

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　　馬祖常

公諱伊克紐爾世屬亦古特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古居延海也曾祖諱特穆爾伊埒祖諱巴特瑪雅爾藏布皆以

財雄邊父諱實喇濟禄當金遷汴都尚書省辟為譯字掾曹試開封判官改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鎮國上將軍恒州刺史官名有馬因以立氏父死節時公年甫十七壯其父之忠義奮而投冠於地誓曰吾父死於國難吾紓家難可也遂侍母太夫人王氏艱關鋒鏑跋涉星夜出汴絶河而北見憲宗皇帝於和寧年少辭容端敬憲宗嘉賞之命贊巴齊爾斷事官事國朝天造之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燕故城為斷事官治所中原久剗

兵燹民謳吟思見太平之日公力籌畫規度政修事舉
士悅親附胥為大和世祖皇帝以親王南征公從行留
汴餽饟六師悉發�人賦一石取濟南鹽自堰頭舟行
陸輓數百萬斤散布軍所過州郡汴蔡河南之地農在
野而商在塗不恐不驚而軍政修焉世祖皇帝即位降
詔褒獎其詞有曰有此勤瘁深可尚嘉云者阿拉克岱爾
據魚兒泊叛倉卒之際公罄家貲市馬五百疋進上世
祖皇帝嘗給券賜其家曰後當償汝也版戸遂試學子

通二經即不同編民今令甲儒免丁者公始之也中統建元既肇建省部明年拜禮部尚書佩金虎符四年八月廿一日薨於上都之邸第訃聞内外文武之屬搢紳之士咸嗟悼盡傷形諸文字之間迄今傳而不泯也嗚呼公之薨年甫四十有八即以其年某月日葬於大都宛平縣清水河之陰之原太夫人王氏墓後梁郡夫人白氏祔後六十四年為至順元年曾孫祖常辱官禮部尚書請於朝追號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勳上輕車都尉

階正議大夫爵梁郡侯官僉樞密院事謚忠懿子十有
一人長諱世忠常平倉都轉運使次諱世昌行尚書省
左右司郎中孫祖常官忝第二品推恩二代贈嘉議大
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梁郡侯次諱世顯知通州事
次世榮蚤卒無子次世靖不仕次世禄中山府織染提
舉次世吉承公廕絳州判官次審温嘉議大夫歴台州
淮安瑞州路總管餘三人蚤卒不仕女四人三蚤卒一
嫁廣東道副都元帥奇爾濟蘇孫二十人長潤朝列大

夫同知漳州路以子祖常僃侍御史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䕶軍梁郡公次節入王屋山為道士次禮下砂鹽司丞次淵不仕次開監在京倉次遺道遵皆早卒次通廸次保六賜提舉都城所次未名卒次岳難武畧將軍蘭溪州達嚕噶齊次雅古處士以孝聞次必吉男奉議大夫同知興國路事次祝饒監富池茶場餘四人未仕曽孫三十一人長祖常由進士轉官侍御史次祖義郊祀法物庫使次祖烈汴梁等

路管民總管府案牘官次天合監杭州鹽倉次祖孝管
勾河渠鹽場次易朔南察院書吏次祖謙昭功萬戶總
使府知事次祖元信州路教授次禄合知行唐縣仕者
九人餘皆學而未官也玄孫若干人長武子中書省掾
次文子國子生次獻子惠子並國子生諸女以多載於
家傳兹不重出嗚呼我曾祖尚書德足以利人而位不
稱德才足以經邦而壽不享年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
文獻過於鄒魯之士時方遇於草昧而贊勷制度則幾

於承平俾其子孫百年之間革其舊俗而衣冠之傳實肇我曾祖也嗚呼祖常生三十三歳父潤南官漳州教祖常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不得施今汝頗樹立其大將在汝也後祖常佩父訓不忘忝官翰林直學士太子右贊善大夫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入臺進侍御史叨蒙寵榮夙夜憂懼惟恐違父之教而墜我曾祖之業蒙不孝之罪死不瞑目於地下塋儀不具塋域不廣欲改卜而遷之宗老曰封樹八十年矣神殆安兹

未易改卜嗚呼祖常既撫我曾祖行實萬一而畧論次之矣忍不泣而終銘之銘曰

有崛而起之孰趨而掎之將濟世美必承而履之懿矣我祖百年于茲衣冠之傳寔維啓之世多王公亦多華靡惟不革俗而忽其圯繩繩孫子思焉有氏咸宜習禮以續廟祀

翰林學士元公神道碑　馬祖常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年壬

戊二月七日薨於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曷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纍然抱其孫僦船歸清河織絍以居賓客僚隷皆四散無一顧之者獨其友玄教大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葵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為文我求善楷書者礱石以刻焉祖常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攘袂於所親一不得志則褫魄

而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事振
吾徒何能哆言以飾愧哉謹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頴
悟絕出讀書目所過即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
弱冠游吳中舊宋金季世之習已名能古文流轉江淮
間浙東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路學再正建康路
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辨章董公士選實僉
院事敬之如賔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
丞復羅致之省中會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之擒

賊三百人議緩註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命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刑巳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軍聲公固爭以為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跳梁殺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民丁十萬於籍有司喜欲發之公夜置火籍豪中焚之以滅跡贛吉遂安南行臺聞之亦辟為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檢密院照磨轉中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肆頃

之坐誣事明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德東朝左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宫臣公首被簡拔授以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即皇帝位遷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録明年與修順廟實録加奉議大夫是年陞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既

受尊號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
乘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逮數十驛保馬
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民免死徙
皇慶壬子修武宗皇帝實録明年遷翰林侍講學士中
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
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
委曲精盡他人抒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
法以五十四世孫思誨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叅議

中書省事毗賛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為侍讀學士通奉大夫歲中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便道過家上冡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英宗踐祚徵入為集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修仁廟實録百官迎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承詔為文以紀之賜酒嘉賞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祝冊奏請署御名上命代署者三眷遇襃優近世無有也既薨之三月歸葬於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

定間得請於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祕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貞惠祖妣高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勾蘆瀝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謚孝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人元氏葢拓跋魏之苗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

凡一百六十三銘賛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於六經以涵泳其膏澤參之於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跡新而必自已出蔚乎其華敷鏘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為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寡儌之於天其善後也無疑祖常曩從公游及公考士又辱第下列義當銘銘曰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蹟震聾聾瞶力不克

蜚聲天衢名巍巍位臻公卿發軔跡藴而不施用弗極
神扼其馳學迺碩天藻掞縟琢圭璧五十四年返元宅

元文類卷六十七